



荀子箋釋

七

□ 13  
2588  
7





仁仁  
2588  
8-7

荀子卷第十六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正名篇第二十二 是時公孫龍惠施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為非故作正名篇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况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事以驗名案本書作檢名

後王之成名 後之王者有素定成就之名謂舊名可法效者也 刑名從商爵

名從周 文名從禮是亦言殷刑之允當也爵名從周

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 散名之加於萬物

者則從 諸夏之成俗曲期成俗舊俗方言也期會也

名謂節文威儀禮即周之儀禮也 曲期 謂委曲期會物之名

嘉善謝氏

天正九年三月四日  
磯貝靜昇 氏



者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為通遠方異俗之名之乖  
 也遂以為通而散名之在人者舉名之分生之所以然  
 不改作也理是所受於天之性也性之和所生精合  
 者謂之性人生善惡故有必然之性也性之和所生精合  
 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和陰陽冲和氣也事在使  
 合感應不使而自然言其天性如此也精合謂若耳  
 目之精靈與見聞之物合也感應謂外物感心而來  
 應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人性感物之後分情  
 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情雖無極心擇可慮也心慮而能  
 為之動謂之偽偽矯也心為矯拂其本性也慮積焉能  
 習焉而後成謂之偽能橋其本性也積久習學然後  
 作為非也觀荀此篇及禮論等篇偽即今之為字故  
 曰桀紂性也堯舜偽也謂堯舜不能無待於人為耳

後儒但知有真偽字昧古六書之法而訾之正利而  
 者眾矣下兩而為承上文亦必本是而偽正利而  
 為謂之事為正道之事利則謂之正義而為謂之行  
 苟非正義則謂之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  
 合謂之智所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智亦當  
 同上作謂之知而皆讀為智謂之知者知有  
 耳下能字亦可不分兩音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謂  
 之能首智字衍注當云在人者謂之能能才能也句  
 誤能有所合謂之能能當為耐古字通也耐謂堪  
 傷謂之病傷於天性節遇謂之命節時也當時所遇  
 然命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也略舉此  
 散名之在人者而後王可因襲成就素定之名也故  
 而或者乃為堅白之說以是為非斯亂名之尤也故



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  
一焉道謂制名之道志通言可曉也禮記曰黃帝正  
 名百物以明民慎率民而一焉言不敢以異端  
 改作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  
 也  
 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  
新序曰子  
 產決鄧析  
 教民之難約大獄袍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袍衣襦袴  
 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鄭國大亂民口謹  
 譁子產患之於是討鄧析而僇之民乃服故其民莫  
 是非乃定是其類也○今本新序缺此文  
 敢託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慙慙則易使易使則  
 公其民莫敢託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壹於道法而謹  
 於循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  
迹王者所立之迹也下  
 不敢亂其名畏服於上  
 故迹長也  
 長丁丈反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

也謹嚴也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  
約要約  
 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  
奇辭亂  
 實故法  
 吏迷其所守偏  
 儒疑其所習  
 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  
於新名之名之善者循之不善者作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然則所為有名與  
所緣有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  
 緣因也樞  
 要大要總  
 名也物無名則不可分辨故因而有名也名不可一  
貫故因耳目鼻口而制同異又不可常別雖萬物萬  
 殊有時欲舉其大綱故制為名之樞要謂若謂之禽  
 知其二足而羽謂之獸知其四足而毛既為治在正  
 名則此三者不可異形離心萬物之形各異則分  
 不察而知其意也異形離心萬物之形各異則分  
 同也此已下覆  
 交喻異物名實玄紐  
 玄深隱也紐結  
 明有名之意  
 立名使物物而交相譬喻之  
 則名實深隱紛結難知也  
 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



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無名則物雜亂故智者為之分界制名所以指明實事也。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有名之意在此。然則何緣而以同異。設問覆明同異之意也。曰緣天官。天官目鼻口心體也。謂之官言各有所司主也。緣天官言天官謂之同則同謂之異則異也。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其其約名以相期也。同類同情謂若天下之馬雖白也。所以其其省約之名以相期會而命之名。形體色理也。注末名也。上宋本有各為制三字。衍形體色理以目異。萬物形體色理以目別異之。而制名。聲音清

濁。調竽奇聲以耳異。濁音濁宮徵之屬。調竽謂調和笙者。也不言革木之屬。而言竽者。或曰竽八音之首。故黃帝使冷綸取竹作管。是竹為聲音之始。莊子天籟地籟亦其義也。奇異也。奇聲萬物眾聲之異者。也。○調竽二字。上下必有脫誤。不必從為之辭。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奇味眾味也。香臭芬鬱腥臊。酒酸奇臭以鼻異。芬花草之香氣也。鬱腐臭也。禮記曰鳥曠色而沙鳴鬱酒未詳。酸暑泥之酸氣也。奇臭眾臭之異者。氣之應鼻者為臭。故香亦謂之臭。禮記曰皆佩容臭。或曰酒當為漏。篆文稍相似。因誤耳。禮記曰馬黑脊而股臂漏。鄭音樓。蝮臭者。也。○酒。水西聲。古音與辛相同。酒酸猶辛。酸。辣氣也。○疾。養倉熱滑。鉞輕重以形體異。疾。痛也。養。觸鼻者。○疾。養倉熱滑。鉞輕重。以形體異。與養同。倉。寒也。滑。與汨同。鉞。與披同。皆壞亂之名。或曰滑如字。鉞。當為鉞。傳寫誤耳。與澀同。輕重。謂分銖與鈞石也。此皆在人形體。別異之而立。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名也。倉。初亮反。又楚陵反。



以心異猶說讀為脫誤也脫故心有徵知能徵召也言心  
 之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緣因  
 心能召萬物故可以因耳而知聲因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徵  
 形為之立名心雖有知不因耳目亦不可也然而徵  
 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天官耳目也  
 尺簿簿書也當簿謂如各主當其簿書不雜亂也類  
 謂可聞之物耳之類可見之物目之類言心雖能召  
 所知必將任使耳目令各主掌其類五官簿之而不  
 然後可也言心亦不能自主之也  
 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  
 以同異也五官耳目鼻口心也五官能主之而不能  
 不知也以其如此故聖人分別然後隨而命之  
 因立同異之名使人曉之也既分  
 之後然後隨所名而命之也同則同之異則異之  
 已下覆明制名樞要之意也

則同名異單足以喻則單不足以喻則兼單物之  
 類則異名兼復名也喻曉也謂若止喻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  
 兼復名也喻曉也謂若止喻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  
 色則謂之白馬黃馬之比也注復名宋本作復名  
 案復亦與單與兼無所相違則其雖其不為害矣謂  
 復通用單與兼無所相違則其雖其不為害矣  
 名復名有不可相避者則雖其同其名謂若單名謂  
 之馬雖萬馬同名復名謂之白馬亦然雖其不害於  
 分別知其實者之異名也故使其實者莫不異名也  
 不可亂也知謂人心知之其實者異名則猶使其實  
 者莫不同名也恐其實異名卒不可徧舉故猶使異  
 為同實言使其實者異名其不可徧舉故猶使異  
 相亂猶如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故萬物雖眾有時  
 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其名也推而其之  
 其則有其至於無其然後止推此其名之理則有其  
 至於無其言自同至於



異也起於總謂之物散為萬名也。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言自異至於同也。謂總其萬名。復名也。言此者。所以名無固安。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別異名同名之意。名無固安。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安異於約。則謂之不安。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若約為天。則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人皆謂之天也。則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實名謂以名實各使成言語。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徑易平易而不違拂。謂易曉之名。解者拂。物有同狀而異所者。謂若兩馬同狀。各有異音。佛。狀而同所者。謂若老幼異狀。同是一處之類也。有異狀而同所者。身也。蠶蛾之類。亦是也。可別也。狀同而

為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即謂兩馬之類。名雖可。狀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狀雖變而實不別。為異所。則謂之化。化者。改舊形之名。若田鼠化為鴛鴦之類。雖有化而無別。異故謂之一實。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稽考其實。而言其實一也。此制名之樞要也。此皆明制名之大。後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此三者。制名之實。後王不可不察也。因其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見侮不辱。宋子之言也。聖人不愛己。未莊子。宋子言見侮不辱。則使人不鬪。或言聖人不愛己。而愛人。莊子又云。殺盜賊不為殺人。言此三者。徒取其名。不究其實。是惑驗之所以為有名。而觀其孰於用名。以亂正名也。驗之所以為有名。而觀其孰



行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為有名本由不喻之患困廢  
與否則能禁也。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甘大鍾不  
言必不可行也。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山淵平即莊子云山  
宋子云人之情欲寡也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墨  
子之說也古人以山為高以泉為下原其實亦無定  
但在當時所命耳後世遂從而改亂名之人既以  
高下是古人之言未必物之實也則我以山泉為  
平奚為不可哉古人情欲多我以為寡芻豢甘大  
鍾樂我盡以為不然亦可也此惑於用實本無定以  
亂古人之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  
舊名也。驗其所緣同異本由物一貫則不可分別故定  
之矣。其名而別之今山淵平之說以高為下以下為  
高若觀其精孰得調理與否。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  
則能禁惑於實而亂名者也。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出馬非馬是公孫龍白

馬之說也白馬論曰言白所以命色也馬所以命形  
也色非形形非色故曰白馬非馬也是惑於形色之  
名而亂白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  
矣。名約即名之樞要也以用也悖違也所受心之所  
今馬非馬之說則不然若用其心之大要本以稽實定數  
所受者違其所辭者則能禁之也。凡邪說辟言之  
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辟讀為僻。故明君  
知其分而不與辨也。必亂名辨說是非也。夫民易  
一以道而不可與其故。道一事也言聖人謹守名器以  
以他事亂之故老子曰國。故明君臨之以執道之以  
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也。道以正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  
化道也如神辨執惡用矣哉。申重也章明也論謂先  
聖格言但用此道馭之



不必更用辨執也辨今聖王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  
 說謂說其所以然也無執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辨說也  
 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說不  
 喻然後辨命謂以名命之也期會也言物之稍難名  
 曉也謂若白馬但言馬則未喻故更以白會之若是  
 事多會亦不喻者則說其所以然若說亦不喻者則  
 反覆辨故期命辨說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業之始  
 也無期命辨說則萬事不行故曰王業之始也名聞而  
 實喻名之用也於易知也本在累而成文名之麗也  
 麗與儷同配偶也注麗與儷同舊本脫與儷二字  
 補今麗俱得謂之知名其所則為知名名也者所以

期累實也名者期於累數其實以成言語或曰累實  
 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辭者說事之言兼  
 數異實之名以成言辭猶若元年春王正月公辨說  
 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動靜是非也言辨  
 實之名所以喻是非之理辭期命也者辨說之用也  
 者論一意辨者明兩端也期謂委曲為名以會物也  
 期與命所以為辨說之用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辨  
 所以為心想象之道故心也者道之工宰也工能成  
 心有所明則辨說也道也者治之經理也經常也理條貫也  
 道亦然也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言道為理國之常  
 貫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言經為說成文  
 道說能合心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  
 辭能成言也



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以王道而辨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謂正名而期以會物使人不惑也質物之形質質請而喻謂若形質自請其名然而而喻知其實也辨異而不過謂足以別異物則已不過說也推類而不悖謂推同類之物使其其名不使乖悖也聽則合文辨則盡其事實也它人之說則取其合文理者自辨說則盡其事實也正道謂正名之道持制也竄匿也百家無所隱竄言皆詐也其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辨說也是時百家曲說皆競自矜伐故述伐德之色也白道明道也冥窮謂退而窮處也詩曰顛顛印印如珪如璋幽隱也冥窮謂退而窮處也詩曰顛顛印印如珪如璋境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此之謂也詩大雅卷阿之

篇顛顛體貌敬順也印印志氣高朗也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祇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以仁心說謂務於開心聽謂悚敬而聽它人之說不爭辨也以公心辨謂以至公辨它人之說是非也以不動乎眾人之非譽動不以眾人是非而為之不治觀者之耳目其所辨說不求不賂貴者之權執不為貨賂而移不利傳辟者之辭利謂悅愛之辭讀為僻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辨說也吐而不能奪利或為和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

嘉善謝氏



也。逸詩也。漫謂漫漫長夜貌。騫咎也。引此以明辨說得其正。何憂人之言也。

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

涉然。深入之貌。俛然。俯就貌。俛然而類。謂俯近於人。皆有統類。不虛誕也。差差。不齊貌。謂論列是非。似若不齊。然終歸於齊也。當。丁浪反。彼。

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苟之姦也。

通。謂得其理。使所吏反。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極。中也。本也。外是者。謂之訛。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為己寶。是務為難說耳。君子不用也。故。愚者之言。妨然而粗。嘖然而不類。諛諛然而沸。同。忽。然。

無根本貌。粗。疎略也。嘖。爭言也。助。革反。或曰。與。蹟。同。深也。諛。諛。多言也。謂。愚者言淺。則疎略。深則無統類。

又諛諛然。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

誘。誑也。但。欺誑其名。而不正。眩。惑其辭。故。窮藉而無而不實。又不深明於志義。相通之理也。

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

藉。踐履也。才。夜反。謂踐履。於無極之地。貪而無名。謂貪於立名。而故知者之言也。知。讀。慮。之。易。知。也。行之實無名也。

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而愚者反是。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

詩。小雅。之篇。毛云。蜮。短狐也。靦。好也。鄭云。使女為鬼。為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姤。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作此歌。求女之情。女之情。展轉極於是也。

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

嘉善謝氏

正名篇

嘉善謝氏

正名篇

正名篇

正名篇

正名篇

正名篇

正名篇

正名篇

正名篇

正名篇

正名篇

正名篇

正名篇

正名篇

正名篇



治待使人盡去欲然後為治則是無道欲之術而反為有欲者所困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若待人之寡欲欲之術而反為多欲者所困故能導有欲無欲異類欲則欲自去矣能節欲則欲自寡矣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所繫治亂所繫在於導欲則治不導欲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數也非治亂也則亂也人情必然之數也治亂所繫在節欲則治不節欲則亂不在欲之多寡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凡人之情欲雖未可得字今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刪正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也天性有欲心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所受乎天也此一節未詳或恐脫誤耳或

於所受乎心之計其餘皆衍字也欲也言所受乎天之計其餘皆衍字也欲大凡人之情於天故曰所受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此明心制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動謂作為也言欲過多而所作則欲雖多奚傷於治之而中理欲雖多無言於治也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心使之失理則欲可止於情之所欲明在欲不求之所止性者天之就也所止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所止性者天之就也



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欲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性者成於天之自然，情者性之質，體欲又情之所應，所以人必不免於有欲也。○以欲為可得，宋本以爲可而道之，知所作以所欲也。○以欲為可得，而道達必出也。心以欲為可得，而道達必出也。故雖為守門，欲不可去。夫人各有心，故雖至性之具也。雖為天子，欲不可盡。具全也，若全其性之所欲，雖為天子，亦不能盡。秦皇漢武之比也。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以用也，近盡則用可盡，欲也。言天子雖不可肆之，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雖至賤亦不可去，欲若爲之，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節求也。爲賤者之謀慮，皆在節其所求之欲也。○注賤者，舊本作貴賤。

訛，今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道謂改正，今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道者貴則之道，儒者之所守也。進退亦謂貴賤也。道者貴則可以知近，盡賤則可以知節，求天下莫及之也。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道則皆從道也。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爲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有人欲往南而惡往北也，欲南無多，謂南雖至多，猶欲之也。惡北無寡，謂北雖至寡，猶惡之也。言此人既欲南而惡北，豈爲夫南之不可得盡，因有捨南而走北乎。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爲夫所欲之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所惡也哉。今夫人情欲雖至多，猶欲欲之不可得盡，因有取所惡哉。言聖人以道節欲，則各安其分矣。而宋墨之徒，不喻斯理，而彊令去欲，寡

正名篇

嘉善謝氏



欲此何異使之離南而北走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  
 捨欲而取惡必不可得也損減也言若合道不可道而離  
 之而亂則從之奚以損亂而過此也  
 之奚以益之而治此不合道則離之奚以益治而過此  
 從之說亦合道雖為去故知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  
 之所願皆衰矣不知治亂者論合道與不合道而已矣  
 墨之家自珍貴其說願人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  
 而去欲寡欲者皆衰矣  
 而來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  
 可以與權俱來粹全也凡人意有所取其欲未嘗全  
 適意也權者稱之權所以知輕重者也故權變適時  
 故以喻道也言人之欲惡常難適意故其所舉動而  
 不可不與道俱不與道俱則惑於欲惡矣故達道者  
 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故能遺夫得喪欲惡

不以介懷而衡不正則重懸於仰而人以為輕輕懸  
 欲自節矣  
 於俛而人以為重此人所以惑於輕重也  
 偏舉也衡若均舉之則輕重等而平矣若偏舉之則  
 重懸於仰輕輕懸於俛而猶未平也遂以此定輕重是  
 也  
 感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為福福託於惡而人  
 以為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  
 不正者也禍託於欲謂無德而祿因以為福不知禍  
 不旋踵也福託於惡謂若有才未偶因以為禍不知  
 先號後笑也言不知道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  
 則惑於倚伏之理也  
 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道能知禍福之正如權  
 則不知輕重離道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  
 易謂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  
 物相易



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為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從道則無所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離道則無所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為之不明其數也。累積也，嫌惡也，此謂不有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其察者。下有讀為又，雖隱而難察，以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理為道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鍾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

平簞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賺也。為享獻也，謂受其獻也。賺，足也。快也。史假而得問，而記樂毅曰：先王以為賺於志，賺口簞反。假而得問，而賺之則不能離也。假或有入問之，豐以為足，其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邪，問之。蘇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縱其情則欲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皆外重物，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夫盜無以異。乘軒戴綬，其與無足無以異。綬與冕同。夫盜元刻無夫字，乘軒上，夫是之謂以有雖字無足，當謂貧人之本不足者。夫是之謂以已為物役矣。已為物之役使。心平愉則色不及備，而可以養



目所視之物不及備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衣。麤紉之履。而可以養體。麤蔬食。當作疏食。屋室廬庾。葭橐。蓐。尚机筵。而可以養形。廬。草屋也。庾。屋如廩。蓐。者。葭蘆也。以廬庾為屋。或曰。尚言尚古。猶若稱尚書之尚也。尚机筵。質朴之机筵也。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執列之位。而可以養名。執列。班列也。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為天下多。其和樂少矣。以是無貪利下之權。則為天下必多。夫是之謂重己。役物。知道則為己之私。和樂少矣。不能動。故能重己。而無稽之言。役物。自有嘗試已下。皆論知道也。無稽之言。無考驗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無稽之言。無考驗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

之謀。謂在幽隱。人所不聞見者。君子尤當戒慎。不可忽也。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視。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苑作無類之說。不戒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此三句。不似此篇之意。恐誤在此耳。○案此篇。由孔子必也。正名之。慎推演之。極言人不能無欲。必貴乎導欲。以合乎道。而不貴乎絕欲。此荀子之闢小家珍說。而與孔子所言治己治人之情相合。後儒專言遏制淨盡者。幾何不潰矣。



荀子卷第十六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 page.

荀子卷第十七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性惡篇第二十三

當戰國時競為貪亂不脩仁義而荀卿明於治道知其可化無勢位

以臨之故激憤而著此論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聰明時又亦與此義同也舊第二十六今以是荀卿論議之語故亦升在上○書作惟

天生聰明時又此無天生二字似誤脫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偽為也矯也矯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

之偽故為字人傷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為亦會意字也

爭奪生而辭讓亾焉謂天生性也順是生而有疾惡焉疾與嫉同

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亾焉惡鳥路反

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亾焉

荀子

卷十七 性惡篇

十一

嘉善謝氏



文理謂節文條理也。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道與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枸木必將待際括烝矯然後直。枸讀為鉤曲也。下皆同。際括正曲之使。烝謂烝之使柔。矯謂矯之使直也。鈍金必將待礪厲然後利。礪厲皆磨也。厲與礪同。注礪舊作勵誤。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

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矯驅抑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為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為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孟子言人之有學適所以成其天性。曰是不然。是不足以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偽之分者也。及知謂智慮淺近不能及於知猶言不到也。書曰予冲人不及知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聖人之所生明非天性也。事為也。邦國以任百官鄭云任事也。周禮太宰職六曰事典以富本云在猶傳也。玩揚意却只作事。不可學不可事。



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不可學不可事謂不學而能不事而成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可見之明常不離於目可聽之聰常不離於耳也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如目明耳聰之不假於學是乃天性也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孟子言失喪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資材也言人若生而在其性則離其質朴而用此觀之然則。偷薄離其資材而愚惡其失喪必也。人之性惡明矣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不離質朴資材自得美利使夫資朴不假飾而善此則為天性

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使質朴資材自善如聞見之聰故曰明常不離於耳目此乃天性也故曰目明而耳聰也。故曰如日明耳聰此乃其性不然則是矯偽使之也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所以代尊長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悖遠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禮義從何而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猶  
本也言禮義生於聖人矯故陶人埴埴而為器陶人  
偽抑制非本生於人性也也埴埴而為器瓦工  
也埴擊也埴黏土也擊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  
黏土而成器埴音羶生於人之性也言陶器自是生於工人學而為之非  
當為陶人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  
故猶本也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  
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  
故生於人之性也自是聖人矯人性而為若夫目好  
之如陶人工人然也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

於人之情性者也膚理皮膚文理也佚與逸感而自  
同人勞苦則皮膚枯槁也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受性自爾不夫感而不能  
待學而知也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偽是性偽之所生  
其不同之徵也驗故聖人化性而起偽言聖人能變  
起矯偽起於性而生禮義老子曰智惠出有大偽莊  
也皆言非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眾其不異於眾者  
其本性也性也所以異而過眾者偽也聖人過眾夫好利而欲  
在能起偽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  
也拂違戾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或曰

性惡篇  
嘉善謝氏



拂字從木旁弗擊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拂今之農器連枷也且發辭也○拂奪宋本作拂奪注同  
 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為其性惡所以欲為善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執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既有富貴於中故不及於外也用此觀之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無於中故求於外亦猶貧願富之比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生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生而已謂不矯偽者○生人無禮義而已元刻作性而已下同

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生而已則悖亂在己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不矯而為之則悖亂在己以此知其性惡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善惡之分在此二者分扶問反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有讀為又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以性善為不然者謂人之性惡也故占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執以臨之明



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執。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倚任也。或曰倚。若偏倚。猶傍觀也。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眾者暴寡而誹之。暴於寡。眾者陵而誹之。不待頃矣。頃少頃也。本或使。得發言也。天下之悖亂而相亾。不待頃矣。頃。少頃也。本或為須。須。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徵。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辨別也。周禮小宰聽云。別之為兩。兩家各執其一。符以竹為之。亦相合之物。言論議如別之合。如符之驗。然可施行也。

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則不禮義也。王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矣。故隙枯之生為枸木也。繩墨之起為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為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直木不待隙枯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隙枯。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問者曰禮義積偽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言禮義雖是積偽所為亦皆人之天性自應之曰是不然有聖人能生之眾人但不能生耳夫陶人埴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陶人亦性而能埴埴也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亦積偽然後成也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亦積偽然後成也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則陶埴而生之也辟讀為譬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言皆惡也今將以禮義積偽為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所以貴堯禹者以其能化性異於眾也有讀為又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

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偽也亦陶埴而生之也聖人於禮義猶陶人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性也哉既類陶埴而生性也哉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桀跖小人是人之本性也天非私曾騫孝己而外眾人也曾騫曾參閔子騫也孝己殷高宗之太子皆有至孝之行也然而曾騫孝己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綦於禮義故也三人能矯其性極為禮義故也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為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以秦人之



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秦禮義則為會閔。慢禮義則為秦人。明性同於惡。唯在所化耳。若以為性善。則會閔不當與眾人殊。齊魯不當與秦人異也。

塗之人可以為禹。曷謂也。塗道路也。舊有此語。今引以人為禹也。曰。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人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為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唯讀為雖。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

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以塗之人無可知可能之論。為不然也。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執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伏術伏膺於術。執察精執而察。加日累日也。縣久縣繫以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雖性惡。若積習則可為聖人。書曰。惟



狂克念作聖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使為以其性惡。故小人可以為君子。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下元刻有未。必雖。然也。塗之人。可以為禹。十一字。宋本無。不能為禹。無害。可以為禹。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為事也。業然而未嘗能相為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為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為。然則。能不能之。

與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為明矣。以工賈可。而不能相為。是此可與能不同也。可與能既不同。則終。不可以相為也。此明禹亦性惡。以能積偽為聖人。非。禹性本善也。聖人異。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於眾者在。化性也。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為不然。引此亦以明性。性原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而其所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少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



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  
 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焉者之於七  
 也欲下焉者之於七也然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  
 七也心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  
 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  
 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  
 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  
 者也得其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  
 者必滅其宗越椒食我之生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  
 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  
 其始而食也則岐岐然疑疑然文王之生也其母  
 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  
 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煩人之性果為  
 果混乎故曰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  
 也得其始也而失其二者性也然則性之上下者其  
 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  
 罪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  
 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老

佛而言也雜老佛而言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  
 之也者奚言而不異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  
 知者有小人知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  
 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  
 之知也文謂言不鄙陋也類謂其統類不乖謬也雖  
 如一是聖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繩是士  
 人之知也法徑易也省謂辭寡論而法謂論議皆有  
 君子之知也法徑易也省謂辭寡論而法謂論議皆有  
 繩言其直也聖人經營事廣故曰多其言也諂其行  
 也悖其舉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相違也○宋本諂行  
 作諂悔作悔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旁魄而無用疾  
 今從元刻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旁魄而無用疾  
 也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便謂輕巧敏速也無類  
 首尾乖戾雜能多異術也旁魄廣博也無用不應於

嘉善謝氏



用便延反魄音薄○無用折速粹孰而不急折謂  
 宋本元刻俱作每注同發辭捷速粹孰不恤是非不  
 若堅白之論者也速謂發辭捷速粹孰不恤是非不  
 論曲直以期勝人為意是役夫之知也惠施之論也  
 徒自勞苦爭勝而不知也禮義故曰役夫之知也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  
 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謂中立而不倚無回邪也  
 先王有道敢行其意言不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  
 裕於亂世之民循順從也俗謂從其俗也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  
 所亾無富貴唯仁所在謂富貴禮記曰不所多積多  
 窮且之仁之所亾文以為富也○案此言仁之所在雖貧  
 雖富貴去之注非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  
 得權位則與天下之人同休戚苦或為其也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

地之閒而不畏是上勇也傀傀偉大貌也公回反或  
 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大重也齊信謂賢  
 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尚上  
 也牽引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也恬安也謂安於禍難  
 也辭勝人也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為  
 意是下勇也苟免上當脫三字繫弱鉅黍古之良  
 弓也繫弱封父之弓左傳曰封父之繫弱鉅與拒同  
 距來司馬貞云言弓弩然於來敵也然而不得排檄則不能自正  
 排檄輔正弓弩桓公之葱大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  
 之召闔閭之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



葱闕錄芻齊桓公齊太公周文王楚莊王之劍名皆  
 未詳所出葱青色也錄與綠同二劍以色為名曹植  
 七啓說劍云雕以翠綠亦其類也芻劍光采慌忽難  
 視以形為名也闕未詳或曰闕缺也劍至利則喜缺  
 因以為名鉅闕亦是也干將莫邪巨闕皆吳王闔閭  
 劍名碎闕未詳新序闔閭印謂齊宣王曰碎闕巨闕  
 天下之良劍也或曰碎闕即湛盧也閭盧聲相近盧  
 黑色也湛盧言湛然如水而黑也又張景陽七發說  
 劍曰舒碎不常李善云碎卷也言神劍柔可卷而懷  
 之舒則可用碎闕或此義歟芻舊本作芻訛今改  
 正注然而不加砥厲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斲  
 騂騮驪驥織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皆周穆王八  
 駿謂青驪文如博基列于盜驪也然而前必有銜轡  
 與此不同織離即列于盜驪也  
 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  
 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

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  
 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  
 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謂  
 相順從也或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  
 日靡磨切也所見者汗漫淫邪貪利之行也汗穢行也漫誕漫欺  
 行漫我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  
 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  
 矣靡而已矣

君子篇第二十四 凡篇名多用初發之語名之此篇  
 皆論人君之事即君子當為天子  
 恐傳寫誤也舊第  
 三十一今升在上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告言也。妻者齊也。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足能行待相者。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舌之官也。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盡委於羣下。天子也者。執至重。形至佚。心至愈。愈讀為愉。志無所詘。形無所勞。尊無上矣。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之謂也。詩小雅北山之篇。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

大讀為太。太。上至尊之號。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為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道謂政令。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為姦則雖隱竄逃亾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自請刑戮。治世元刻。宋本無。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言人自得其故字。或斷章取義。義不同。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不當則為下所侮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言當罪而用賢歸於嘉善。謝氏



至公也。謂若強鮪與禹，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  
 殺管叔，封康叔之比也。然各以其誠通，皆得通達，無屈滯，是以為善者勸，為  
 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  
 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尚書甫亂  
 世則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泰誓所謂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公  
 羊亦云：尹氏卒，曷為貶，譏世卿也。故一人有罪，而三  
 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三族，父  
 也，夷滅也，均，同也，謂同被其刑也。○案，士昏禮記，惟  
 是三族之不虞，鄭注，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  
 也。又注周禮，小宗伯禮記，仲尼燕居，皆云，三族，父子孫  
 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當賢謂身當  
 賢人之號也

列從，謂行列相從，當或為嘗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  
 哉。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峩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  
 今之人，胡潛莫懲，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之篇  
 頂曰，冢，峩者，崔嵬，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言易位也。鄭  
 云，潛，曾也，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  
 之人，何曾無之。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論議法，以義制  
 事，則知所利矣。則以義制事，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事  
 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養謂自奉養，所出謂所從也二者是非之  
 本得失之原也。故成王之於周公也，無所往而不聽，  
 知所貴也。桓公之於管仲也，國事無所往而不用，知  
 所利也。吳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國至於亾，倍道失賢，



也。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亾。古今  
 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  
 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  
 不流。流，邪移也。各，知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施，謂  
 親疏有分，則恩惠各親，其親，故不垂悖，施式，政反，分扶，問反。長幼有序，則事業捷  
 成而有所休。捷，速也。長幼各任其力，故事業故仁者，  
 仁此者也。仁，謂愛說也。此謂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  
 義者，分此者也。分，別也。此謂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  
 此五者，死生則為名節也。忠者，惇慎此者也。慎，讀如順，人臣能厚  
 兼此而能之，備矣。兼此，則為德備也。備而不矜，一自

善也。謂之聖。一，皆也。德備而不矜，伐於人，皆所以自  
揚揚如也。聖人包容萬物，與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  
天地同功，何所矜伐為也。爭能而致善用其功。不矜而推眾力，故天下不敢爭  
故不有而不有也。夫故為天下貴矣。有能而詩曰：淑  
尊也。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詩  
風尸鳩之篇，言善人君子，其儀不忒，故能正四方之  
國以喻正身待物，則四國皆化，恃才矜能，則所得者  
也。小



荀子卷第十七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hand page.

荀子卷第十八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成相篇第二十五

以初發語名篇雜論君臣治亂之

或以諭意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三章舊辭蓋亦賦之流也  
或曰成相在相故作相成相之義非謂成功在相也荀卿  
雜語故降在下○成相之義非謂成功在相也荀卿  
但語國君之愚闇為戒耳禮記治亂以相相也乃樂器  
所謂春牘又古者瞽必相審此篇音節即後世樂器  
詞之祖篇首即稱如瞽無相何偃義已明矣首句  
請成相言請奏此曲也漢藝文志成相辭十一篇  
惜不傳大約託於瞽矇諷誦之詞亦古詩之流也逸  
周書周祝

請成相請言成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於世之殃由

愚闇以重墮賢良也墮許規反○案愚闇重言之者  
即下文愚以重愚闇以重墮之意注似尚有脫誤又

荀子 卷十八 成相篇 嘉善謝氏



謂賢明君臣明君臣之道則為賢上能尊主愛下民主誠聽之  
 比周還主黨與施還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執移曷  
 謂賢明君臣明君臣之道則為賢上能尊主愛下民主誠聽之  
 主安國尚賢義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所以尊  
 主安國尚賢義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所以尊  
 苟欲勝人也論臣過反其施言論人臣之過在平尊  
 人聖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勝羣臣莫諫必逢災  
 順也聖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勝羣臣莫諫必逢災  
 主既猜忌又論臣過反其施言論人臣之過在平尊  
 主安國尚賢義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所以尊  
 在崇尚賢義若拒諫飾非以愚曷謂罷國多私問答  
 闇之性苟合於上則必禍也曷謂罷國多私  
 於多私國語曰罷土無伍韋昭曰罷病也無行曰病  
 謂賢明君臣明君臣之道則為賢上能尊主愛下民主誠聽之  
 謂賢明君臣明君臣之道則為賢上能尊主愛下民主誠聽之

天下為一海內賓主之孽讒人達賢能遁逃國乃蹙  
 孽災也蹙屢也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爲桀  
 也世之災妬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惡來飛廉之子  
 日惡來有力飛廉善走卑其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  
 父子俱以材力事紂也卑其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  
 有榭字元刻無以韻讀之元刻是也今從之武王怒  
 師牧野紂卒易鄉啓乃下易鄉回面也謂前徒倒戈  
 鄉讀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祖絕也左傳曰宋祖  
 為向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祖絕也左傳曰宋祖  
 乙帝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剗箕子累釋箕子之囚  
 武王誅之呂尚招麾殷民懷招麾指世之禍惡賢士  
 子胥見殺百里徙子胥吳大夫伍員字也為夫差所  
 殺百里奚虞公之臣徙遷也謀不  
 成相篇  
 嘉善謝氏



見用虞滅係穆公任之強配五伯六卿施公穆公秦穆伯讀曰霸六卿天子之制春秋時大世之愚惡大儒國亦僭置六卿六卿施言施六卿也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也拘謂逐大儒不使通展禽三紂春申道綴基畢輪也禽魯大夫無駭之後名獲字子三見紂也春申楚相黃歇封為春申君綴止也與輟同畢盡也輪傾委也言春申為李園所殺其儒術政治道德基業盡傾覆委地也此請牧基賢者思春申句有誤必非指黃歇注非堯在萬世如見之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言當疑此讒基必施辨賢罷罷讀文武之道同伏戲人傾險也此讒基必施辨賢罷罷讀文武之道同伏戲文武周文王武王伏戲古三皇太昊由之者治不由氏始畫八卦造書契者戲與義同者亂何疑為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後王

謂王言欲為至治在歸復後王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慎到墨翟惠施或曰季即莊子曰季真之莫王犀首惠施同時人也韓侍郎云或曰季梁也列子曰季梁楊朱之友言四子及百家好為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治復一條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言堅固詳或為祥治復一條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言堅固眾人貳之讒夫弃之形是詰則兼弃之不能復一讒夫形狀言侮嫚也或曰形當為刑則兼弃之不能復一讒夫無德化唯刑戮是詰言苛暴也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平如水而有執直而用批必參天而有上疑脫一字言既得權執則度已世無王窮賢良者與賢人窮困暴人芻豢仁人糟糠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脩百姓寧明德慎罰國



家既治四海平治之志後執富為治之意後權執與

也君子誠之好以待君子必誠此處之敦固有深

藏之能遠思敦厚也有讀為又既處思乃精志之榮

好而壹之神以成好而不二則精神相反一而不貳

為聖人不離散也反覆治之道美不老老休也莊子

美無休息也新為君子由之倭以好倭亦好下以教誨子

弟上以事祖考親以下以仁事成相竭辭不歷竭盡也

之事雖終篇無顯君子道之順以達道言說也辭既

必弘順宗其賢良辨其殃孽君子尋成相之辭必能

而通遠宗其賢良以致治辨其

殃孽之為害也

請成相道聖王道亦言說前章意堯舜尚賢身辭讓

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莊子曰堯讓天下於許

州支父子州支父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

暇治天下也遂不受舜讓天下於善卷善卷不受遂

入深山不堯讓賢以為民所以不私其子汜利兼愛

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

尚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蓋以

堯不德舜不辭皆歸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

面而立萬物備委任羣下舜授禹以天下舜所以授

下之尚得推賢不失序得當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

者予謂殛鯀興禹又不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

私其子讀為與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







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不知治此世繁隱諱疾賢良

由姦詐鮮無災隱諱過惡疾害賢良患難哉阪為先二句

聖阪與反同反先聖之所為患難哉阪為先二句

韻阪為先三字聖知不用愚者謀七字句與辭治災哉時

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七字句如此五句

章也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前

已覆猶不知戒更何有覺悟之時不覺悟不知苦迷

也前車已覆四字句更改也不覺悟不知苦迷

惑失指易上下中不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四門也

忠中元刻作門戶塞大迷惑悖亂昏莫不終極莫言

無聞也是反易比周欺上惡正直惡鳥路正

直惡心無度邪枉辟回失道途為辭讀已無郵人我獨

自美○豈獨無故故事也不可九責於人自美其身已

日下無獨字○無獨不知戒後必有恨恨○後必

有讀日又所謂貳過也後遂過不冒悔不冒悔

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人之態不如備如當為知言

為備爭寵嫉賢利惡忌忌賢者妬功毀賢下斂黨與

上蔽匿斂聚也下聚黨上壅蔽失輔執失輔弼之臣

任用讒夫不能制孰公長父之難孰公長父皆厲王

名墨子曰厲王染於彌公長父榮夷終彌公與孰公

不同未知孰是或曰孰公長父即詩所云皇父也孰

或為郭○案古郭號字通郭公長父即呂氏春秋當

染篇之號公長父也作郭字為是之難二字當屬下

為七字句注彌公宋本從立元刻從厲王流于彘彘

系字書皆無攷墨子所染篇作厲公厲王流于彘地

成相篇 嘉善謝氏



名在河東左傳晉大夫有彘子言孰公周幽厲所以  
 長文姦邪遂使難作厲王流竄於彘  
 敗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言  
 古忠良多有遇害何獨欲衷對言不從衷誠也欲誠  
 我哉自慰勉之辭也  
 而遇禍也恐為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到而獨鹿棄  
 之江獨鹿與屬鏤同本亦或作屬鏤吳王夫差賜子  
 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阻望麗此當是自到之後  
 盛以望麗奔之江也賈逵云望麗小器也○案揚云  
 本或作屬鏤則訓劍不可易國語以下必後人採他  
 說附益之耳韋昭云當為望此衍置字而又訛望作  
 望宋本亦同又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  
 無水虞二字  
 於成相以喻意識如字亦讀為志也  
 請成相言治方言為治之方術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

下皆平正國乃昌論為君之道有五甚簡約明白謂  
 三也言有節四也上臣下職一也君法明二也刑稱陳  
 通利至莫敢恣五也臣下職莫游食游食謂不勤於  
 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使一民力所興  
 皆聽於上羣下不得擅相役使則民力守其職足衣  
 一也禮記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也  
 食民不失職則厚薄有等明爵服有別利往仰上莫  
 得擅與孰私得則誰敢私得於人乎擅相賜與若齊  
 田氏然印與君法明論有常君法所以明在三也表儀  
 御同亮亮反  
 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進人退人  
 貴賤各以其才孰君法儀禁不為為君之法儀在莫  
 有私佞於王平既能正己則民皆悅上之教修之者  
 不說教名不移而名器不移也說讀為悅



榮離之者辱孰它師歸王敢以它為師言皆刑稱陳守

其銀守稱謂當罪當罪之法施陳則各下不得用輕私

門法則不得專用刑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

請牧祺明有基祺祥也請牧治吉祥之事主好論議

必善謀五聽脩領莫不理續主執持五聽折獄之五聽也脩領謂脩

之使得網領其不有文理相續主自執持此道不聽使權歸於下

之經明其請古與情通用列子說符篇楊朱曰發于此而應于彼者唯請釋文引徐廣曰古情

施賞刑使參伍錯雜也謂或往參之或往伍之皆顯施賞刑使參伍錯雜也謂或往參之或往伍之皆顯

者必得隱者復顯民反誠幽隱皆通則言有節稽其者必得隱者復顯民反誠

實及不欺誼在稽考行實也信誕以分賞罰必下不

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蔽則幽隱退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

至也皆觀法不法見不視則雖見不視也耳目既顯

吏敬法令莫敢恣此已上論君君行有律五論吏敬法令莫敢恣

既出則民所行吏謹將之無鉞滑將持也詩曰無將

有法言知方也吏謹將之無鉞滑將持也詩曰無將

紛披汨亂也下不私請各以宥舍巧拙請謁舍紛披汨亂也

私謁各以所宥不苟求也如此則以道事君巧拙之私謁各以所宥

事亦皆止各以宥舍巧拙君制變公察善思論不事亦皆止

舍巧拙臣謹修君制變君制變公察善思論不舍巧拙

亂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律貫法之為條貫也亂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

韻中

成相篇

嘉善謝氏



賦篇第二十六所賦之事皆生人所切而時多不知

者唯此言也舊第二十二今亦降在下

爰有大物爰於也言於此有大物夫人之非絲非帛

文理成章絲帛能成繡黻文章禮亦然也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

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

無一焉而臣愚不識敢請之王言禮之功用甚大

假為隱語問於先王云臣但見其功亦不識其名王

唯先王能知敢請解之先王因重演其義而告之王

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先王為解說曰此乃有簡然

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

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雅正也似謂

曰維其有之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

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極明而簡約

順而有禮言易行也先王禮文王世子子貢問樂之

言唯歸於禮乃合此義也禮此目上事也如禮記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隆猶備也或厚或薄帝不齊均

言人雖同見方所知或多厚或寡薄天帝或不能齊均也桀紂以亂湯武以賢

潛淑淑皇皇穆穆潛淑思慮昏亂也淑淑未詳或曰

愚或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崇充也言智慮周流四海

君子以脩躬以穿室子用智以脩身躬用智以穿室

皆帝不齊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小則精微無形也

均之意也



行義以正事業以成皆在智也可以禁暴足窮百姓

待之而後寧泰足窮謂使窮者足也百姓待君上臣

愚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言

常欲見脩潔之為親而雜汙之為狄者邪智脩潔則

利遠害無異言險詐難近也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

而能弇迹者邪龔行為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

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精華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

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

之知此論君子之智明知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暴高以鉅居謂雲物

周密也鉅大也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言滿天地大參天地德

厚堯禹參謂天地相似雲所以致雨生成萬物其德

天地相似精微乎毫毛而大盈乎大寓寓與宇同

似脫一與字時則如毫毛其廣大時則盈於大宇之內宇覆也謂

大盈大宇言說雲之變化忽兮其極之遠也擻兮其

相逐而反也極與擻同或分散相逐而還於山也擻

音印印兮天下之咸蹇也印印高貌雲高而不德厚

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捐棄也萬物或美或惡往來

惛憊通于大神惛憊猶晦也困也通于大神言變化不

為晦出入甚極莫知其門極謂所出者也天下失之



則滅得之則存成雲所以弟子不敬此之願陳君子設  
辭請測意之弟子荀卿自謂言弟子設辭請測其意亦言  
雲之功德唯君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故曰不塞充  
子乃明知之也  
盈大宇而不窳入却穴而不偏者與窳讀為窳深貌  
大宇幽深則入却穴而會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  
無偏側不容也窳疾速空於託訊今雲者虛無故不  
與訊書問也行遠疾速空於託訊今雲者虛無故不  
不可依託或作託訓或曰與似續同也言雲行遠疾速  
疑是訊託誤倒耳注或作託訓亦似誤往來昏憊而  
不可為固塞者與雖往來晦冥掩蔽萬物暴至殺傷  
而不億忘者與億謂以意度之論語曰億則屢中或  
不億度疑忘言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天下同被  
果決不測也

所私置又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風與雲並行故  
言無偏頗  
生故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在冬而凝寒在廣大精神  
請歸之雲唯雲乃可當此說也雲莫之知故於此具  
也明  
有物於此儻儻兮其狀屢化如神儻讀如其蟲裸之  
貌變化即謂三俯三起成蛾蟬之類也功被天下為萬世文飾禮樂以  
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  
為鄰侵暴者亦取名於蠶鄰也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  
繭成而見殺是身廢棄其耆老收其後世耆老蛾也  
絲窳而繭盡是家敗人屬所利飛鳥所害飛鳥則害而食之  
人屬所利飛鳥所害飛鳥則害而食之臣愚而不識



請占之五泰占驗也五泰五帝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理皆務本深知蠶之功大故請

驗之也此與下文五泰宋本皆作五帝無五泰五

帝也五字注今從元刻與困學紀聞所引合古音帝

字不與敗世害韻五支六脂之別也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

首者與女好柔婉也其頭又類馬首周禮馬質祭原

精月值大火則浴其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

者與壯得見殺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為蠶之時未

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游謂化前亂而後治而絲

治夏生而惡暑生長於夏先暑而化喜溼而惡雨溼謂浴其種

也惡雨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互言之也三俯三起事乃大已

俯謂臥而不食事乃大已言三起夫是之謂蠶理五

之後事乃畢也謂化而成繭也

言此乃蠶蠶之功至大時人鮮知其本詩曰婦無

卿感而賦之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山阜鐵所生也無知無巧善

治衣裳為知讀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

章合離謂使離者相合文以能合從又善連衡從豎

容反衡橫也言箴亦能如戰國合從下覆百姓上飾

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見猶顯也不自顯時用則

存不用則凶順時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

生鉅其成功小者邪為鐵則巨長其尾而銳其剽者

邪長其尾謂線也剽末也謂箴之鋒也莊子曰有實

而無乎處者字也有長而無本剽者也剽杪末

嘉善謝氏



之意匹頭銛達而尾趙繚者邪重說長其尾而銳其

小反貌言箴尾掉而一往一來結尾以為事然其尾線無

羽無翼反覆甚極極讀為極急也尾生而事起尾遑而事已

尾遑迴盤結箴形似箴而大故則箴功畢也箴以為父管以為母曰為父言此者欲

狀其形也管所以盛箴故曰為母禮記曰箴管線續

也○箴當為鑽子貫反謂所以琢箴之線孔者也箴

賴以成形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理義

故曰為父古者貴賤皆有事故王后親織玄統公侯夫人加

箴之以絃紼大夫妻成祭服士妻衣其夫未世皆不

修婦功故託辭於箴明其為物微而用至重以譏當世也

天下不治請陳侷詩荀卿請陳侷異激切之天地易

位四時易鄉皆言賢愚易位也鄉猶方也春夏秋列

冬皆不當其方言錯亂也鄉如字

星殞墜旦暮晦旨列星二十八宿有行列者隕墜以

時也或曰當時星辰幽暄登昭日月下藏言幽闇之

隕墜旦暮昏霧也公正無私反見從橫言公正無

之位君子明如日月志愛公利重樓疏堂欲在上位非謂重

見謂從橫反樓疏堂之無私罪人敬革貳兵也謂無私罪人言果

榮貴也於去惡也言去邪嫉惡乃以傲道德純備讒口將將

備增益兵革之道言彊盛也仁人紕約敖暴擅彊紕退

將去也言以讒言相退送天下幽險必恐時賢不見用也螭龍為蜺

蜺說文云螭如龍而黃北方謂之蛇螭鳴臯為鳳皇蜺守宮言世俗不知善惡螭龍之

聖反謂之蜺蜺鳴臯比干見剝孔子拘匡昭昭乎其

之惡反以為鳳皇也賦篇 嘉善謝氏



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旨也。也。郁郁，有文章貌。拂，違也。此蓋誤耳。當為拂。乎其遇時之不祥也。郁郁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旨，言人莫之識也。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皓與昊同。昊天，元氣昊大也。呼昊天而訴之云。世亂不復，憂不可竟也。復自解釋云。亂久必弟子勉學，天不反於治，亦古之常道。千，或為卒。也。言天道福善，故曰不怠，恐弟子疑也。為善無益而解墮，故以此勉之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共，讀為拱。聖人拱手，言不得用也。幾，辭也。將，送也。去也。言戰國之時，世事已去，不可復治也。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反辭，反覆敘說之辭。猶楚詞亂疑惑之人，故更願其小歌曰：此下一章，即其反辭。故以亂辭敘之也。其小歌曰：謂之小歌，摠論前意也。○曰各本多作也。一本作曰，今從之。有念彼遠方，何其塞矣。遠方，猶仁

人絀約暴人衍矣。

衍，饒也。○衍，不與塞服為韻。服字，木有作股者，則塞或塞字之誤。

忠臣危殆，讒人服矣。

服，用也。本或作讒人。

璇玉瑤珠，不知佩也。

說文云：璇，赤玉也。孔安國曰：瑤，美石也。此四寶為佩，說文云：璇，音瓊。○瑤，說文：美石，言不知以此四寶

美雜布與錦，不知異也。

雜布，布而今本禹貢注亦皆誤為玉。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雜布，謂閭姬子奢，莫之媒也。閭

古之美女，後語作明。

楚詞：閭姬子奢，莫之媒也。閭姬，魏嬰之美女。

一名明，後漢書音義。

韋昭曰：閭姬，梁王魏嬰之美女。

子奢當為子都，鄭之美人。

詩曰：閭姬子奢，莫之媒也。閭姬，子奢當為子都，鄭之美人。

為奢耳，後語作子都，莫之媒。

言無人為之媒也。閭姬，子奢當為子都，鄭之美人。

于反，○明是閭字，嫫母力父。

是之喜也。帝時人，力父。

未詳，喜悅也。○力父，俗本作刀。

以旨為明，以聾為聰。

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

此言惑亂如嘉善謝氏



告上天曷維其同言何可與乏同也後語  
作曷其與同此章即遺春申君之賦也

荀子卷第十八

江戶朝川恒校字



